



桃花源文化丛书

QINGGUANGXU TAOHUAYUANZHI JIAOZHU

清光绪桃花源志校注

[清]曾昭寅 编著 梁颂成 校注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桃花源文化

QINGGUANGXU TAOHUAYUANZHI JIAOZHU

清光绪桃花源志校注

[清]曾昭寅 编著 梁颂成 校注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光绪桃花源志校注 / [清]曾昭寅编著, 梁颂成校注.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487 - 2848 - 1

I. ①清… II. ①曾… ②梁… III. ①桃源县—地方志—清后期
IV. ①K29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830 号

清光绪桃花源志校注

QINGGUANGXU TAOHUAYUANZHI JIAOZHU

[清]曾昭寅 编著 梁颂成 校注

☐责任编辑 彭达升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 410083

发行科电话: 0731 - 88876770

传真: 0731 - 88710482

☐印 装 长沙市井岗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2848 - 1

☐定 价 6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经销商调换

《桃花源文化丛书》总序

胡丘陵

壬辰之秋，吾卸常邑之履，辅朗州之政，今五载矣！久慕武陵之美，乃瞻常德之风：枉山播德，壶瓶布道。汤家岗陶器犹白，城头山米酒尚温。雁阵南来，每渡潇湘之影；大江东去，时鸣沅澧之音！洞庭无边，涵日月之盈虚；桃源有洞，隔人天之苦乐！而尤胜者，其惟桃花源乎？千古高人，咸来瞻礼；十方韵士，莫不归心！

子骥虽欣然未果，陶翁已解甲归田。于是焉，骚人皆慕道寻津，羽客乃窥踪辨迹。草圣挥毫，临溪洞而问舟；诗仙染翰，飞羽觞而醉月。襄阳仰止，遂得桑麻之趣；摩诘神游，方传山水之魂。隐逸之宗，良有以也；田园诗祖，善莫大焉。遂令江湘逐客，皆成看花君子；始知种桃道士，原是前度刘郎。梦得赋百韵之诗，含虚流于皎镜；昌黎讽南官之画，臻极妙于丹青。至若虚白与陈抟来访，玉蟾共吕翁登临，栖真成道、羽化登仙之徒，岂可胜记！

盖桃花源者，实理想之乐土也！昔者先民避秦时之乱，入桃源而不出；尔时陶令去形役之忧，息交游而不还。弃大济于苍生之志，享独归于田园之乐。门前虽三径就荒，宅边喜五柳犹存。于是除秽理荒，朝无车马之累；荷锄戴月，夕有飞鸟之还。采菊东篱，种豆南山。随舒随卷，云无出岫之心；自酌自斟，居有饮酒之乐：良田美

池，皆堪遂意无忧；黄发垂髫，并将怡然自乐。更因仁人志士，率多耿介孤直，遂使兼济之志稍减，独善之心弥坚。故千百年来，慕桃源之仙境，乐访道而寻津者络绎不绝，岂不然哉！

故桃花源者，亦游者之乐土也！为报游人深爱之恩，乃发圆梦乐土之愿：常德市委市府精雕细琢，苦营三年，遂使遗风古韵，重见武陵；世外桃源，再添胜境。羽客仙翁，何不重来揽胜？诗人雅士，直须复往寻津！乃知秦溪秦谷，真实不虚；桃山桃源，宛然如故。抚沅澧之双弦，奏楚商之遗音；观潇湘之八景，沐渔村之夕照。步仙洞之幽幽，望炊烟之袅袅；歇亭台之翼翼，拂杨柳之依依！当此之时，其必曰：须倾武陵佳酿，以醉四海高朋！昔陶翁之醉，酒之醉，永叔之醉，境之醉，今丘陵之醉，人之醉也。

再桃花源者，现实之乐土也！春来遍是桃花水，人间无处不桃源。当今之世，园内园外，岂有异乎？观古今来是邦者，非唯恪尽职守，尤谋大展鸿图。仰圆中国之梦，俯察人民之心。穿紫玉带缠城，霓灯碍月；柳叶银盘托市，层楼羞林。居人咸得衣食之足，耕者皆无税赋之忧。少者教之，壮者成之，老者养之，病者医之。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为政者，当事民乐，勿媚民一事一时之乐，乃乐万事万代之乐而乐也！

呜呼！躬逢盛世，忝序华章。今武陵人追五柳之遗风，觅心灵之乐土，乃取五百之诗家，编成诗稿；又掇朗州之方志，遂成丛书。沧浪之音不绝，文华之道不孤！余受所托，诚惶诚恐，染翰操觚，不知所云。

是为序。

2017年7月6日

（作者为中共常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前 言

桃花源本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东晋太元前后，这里属于荆州武陵郡沅南县；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里属武陵县崇义乡乌头里；明代这里叫乌头村；清代叫乌头铺。乌头，就是乌鸦的头。乌鸦在古代是神圣之物，太阳鸟，象征光明和希望。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画的就是天堂、人间和地狱。天堂上面就是太阳和月亮，太阳中间就有一只三足乌。村庄命名为“乌头”，一是说明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宜人，就像天堂一般，道书将其列为第三十五洞天，不是没有道理的。“洞天福地”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流行说的“最佳人居环境”。二是反映了当地崇拜太阳向往光明的理念，这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具体内涵。这里还有一条水溪。水溪环绕乌头村，说明这里山水相宜，水火相容，阴阳平衡，是人间的一方乐土。

沅水下游乌头村桃花源景区形成，应该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产生后不久。因为在陶渊明（365—427）辞世后数十年的齐（479—502）、梁（502—557）时代，黄闵就在《武陵记》中记载：“武陵山中有

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山上有圣母祠。”（见影印本《麓山精舍丛书》第98页，岳麓书社2008年影印。）当时此地早已号称桃花源，并有宗教性建筑。同时代任安贫的《武陵记》也有详细记载，清康熙间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的“职方典”和“山川典”中，就四次提到任安贫《武陵记》记载的桃花源。可见，不管陶渊明的文章是写实，还是借以寄托理想，渴求和谐生存环境的人们则希望它是真的，人们的灵魂需要有这么一块栖息地。这种对乌头村桃花源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认可，发展到后来，既成为朝廷行为，也是千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乃至普通民众的自觉行为。

早在唐代，对于桃花源景区的管理和维护，就形成了制度。天宝七年（748）五月十三日，朝廷准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见唐狄中立《桃花观山界记》）刘禹锡《游桃川一百韵》也提到：“皇家感至道，圣祚自天锡。金阙传本支，玉函留宾历。禁山开秘宇，复户洁灵宅。”自注：“诏隶二十户免徭，以奉洒扫。”宋乾德元年（963），朝廷析乌头、延口等村，置桃源县。《宋史·地理志》：“村曰析者，知蒙旧称，必非肇名于宋。”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朗州官奉诏修桃源观、五百仙人阁，成名望仙阁。（据《玉海》载）从五代开始，海内还陆续出现受“桃花源”文学概念的影响而命名的三个“桃源县”。今天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就是民国3年（1914）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认定保存至今的一个。

随着桃花源景区的逐步成型，从宋代开始有了《桃花源集》或

《桃花源志》的编纂。《宋史·艺文志》记载，道士龚元正编有《桃花源集》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载，田孳有《桃花源集》二卷。宋郑樵《通志》记载，宋熙宁进士姚孳撰有《桃花源集》二卷。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九记载：“姚孳，四明人，元佑辛未补武陵令。因道士龚元正所辑古石刻文及诸家题咏，辑为是编，前有自序称：沅水出牂牁西，流贯武陵，东会洞庭，而桃源枕其涯，异人逸士多寓焉。故录嘉佑以前诸公诗，缀为一卷云。”明代湖广按察使冯子京辑有《桃花源集》。清朝乾隆年间，释一休辑有《桃源洞天志》。清嘉庆、道光年间，唐开韶纂辑、胡焯编定有《桃花源志略》。清同治五年，僧人兰岩纂成《桃源洞天志》。清末，还有胡凤丹修纂的《桃花源志》。

“蕉花园合编”的这部《桃花源志》，产生于清末光绪年间，它的诞生源于一场自然灾害。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绵延千年的桃花源风景区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袭击，致使“屋瓦皆碎，殿廷渗漏，六气浸淫”。灾后，桃源县令余良栋“爰集邑绅许君继成、皇甫君蘧、刘君梦乙、张君希渠、陈君华滚、方君竹亭、张君大澍，及予凡八人，计议筹修”（见本书卷五）。本书编撰者曾昭寅（字竹君），为桃源本县人，是余县令当时邀集的桃花源灾后筹修负责人之一。该次修复提质工程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开始，到次年惊蛰日（1893年公历3月初）基本竣工。本书就是以此次修复提质工程为基础，记载桃花源景区的文化景观及文化活动。其具体情形，书中《靖节祠考》《桃花源诸胜落成记》等文章有详细叙述。

本书虽号称为“志”，但观其内容重点，则是用大量篇幅表现陶

渊明“高志远识，超越古今”的志操。书中卷一是《传》，即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渊明传》。紧接卷二《纪事》，便是依据陶渊明的生平线索，采用“诗集节录”的方式，结合行事与诗文，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最后用按语的形式，说明“拟古、杂诗、二疏、三良、荆轲、贫士等篇，率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今皆节录之。其他无与此意者，全集俱在，读者自见”。由此我们可知，该书的立意，就是要突出陶渊明这个人。结合其他相关篇章，可以清楚地了解编撰者是将处于东晋末刘宋初的陶渊明，比作对楚国“竭其忠”的屈原、“散财结客，为韩报雠”的张良、辅佐刘备“图霸业，复帝室”的诸葛亮。并且立场鲜明地认为，陶渊明就是和屈原、张良、诸葛亮一样的、具有一腔忠君爱国、泽披苍生的博大情怀的仁人志士。只因世道与自身形势的变化，终使陶渊明成为后人心目中纯粹的“隐逸君子”。

关于这一点，现代的鲁迅倒是看得明白，并且也分析得很到位。20世纪30年代，有些文人只宣扬陶渊明“闲适”“悠然”的一面，而对其反抗世俗和关怀政治的一面却不提及。这些论者一味推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他说成是一个“飘逸”的诗人。对此，鲁迅指出：“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见《“题未定”草（六）》）鲁迅对陶渊明的论述，体现了辩证法的两点论。在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本书编撰者全面审视历史人物

的眼光，不能不佩服他开阔而敏锐的学术视野。这个近现代以来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竟然早在 120 多年前，由一位桃源乡绅用陶渊明自己的诗文、行事，加上历代贤人志士的评价所证明。

总之，曾昭寅的《桃花源志》记载了 120 多年前桃花源景区修复提质工程的具体情况，展示了陶渊明那种屈原、张良、诸葛亮式的志操和精神，是一部内容极具特色的书。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远离了战乱的烽烟、孱弱被欺凌、饥谨成饿殍。现在的共和国长治久安，人民当家作主。我们顺应当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时代趋势，确定把桃花源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度假目的地和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目标，围绕桃花源文化的“源”“形”“魂”“境”“表”“气”，打造艺术版、生活版、文化版、宗教版、现实版、商业版的桃花源。人们在享用文化旅游大餐的同时，回顾陶渊明当初对和谐社会理想的那种热切追求，也一定会有特别不同的感受。

此外，还有一个文献著录方面的问题。国家图书馆搜索所显示的本书书名为《蕉花园合编桃花源志》。杨绳信编著的《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6 月第 1 版）第 327 页记载：“一八九五（光绪二十一）年刊，蕉花园合编桃花源志九卷，卷首一卷，清曾昭寅纂。”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岳麓书社，2012 年 4 月版）第 111 页记载：“蕉花园合编桃花源志。”寻霖、刘志盛著《湖南刻书史略》（岳麓书社，2013 年 1 月版）第 754 页记载：“刻（清）曾昭寅纂《蕉花园合编桃花源志》九卷，首一卷。”以上这些著录，皆将“蕉花园合编”同《桃花源志》直接联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这些都是误会，也就是搞错了。

这里的“蕉花园”，是编撰者曾昭寅的别墅名，这里指代他本人。事实上，“蕉花园合编”的，不光是《桃花源志》一种，还应该包括《黄石桥志》《灵岩洞志》《壶头山志》。也就是说，“蕉花园合编”的整体内容，是包含沅水下游以桃源县为主的一组地理名胜志。其中“桃花源”“黄石桥”“灵岩洞”都在桃源县境，而“壶头山”则属于沅陵县。只是，涉及壶头山的历史文化渊源，都同毗邻的桃源县有关。《桃花源志》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第一种。正如此，一旦将这个整体拆散，“蕉花园合编”这个标志，便自然附着在第一部书《桃花源志》上面。这样在单独著录的时候，就成了《蕉花园合编桃花源志》，那么搞错就是必然的了。例如，向腊玉主编、九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九江之谜》（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3页便称“《桃花源志》总编纂曾昭寅先生”，言下之意，这书是“合编”，既然署名为“曾昭寅”，那就是当然的总编纂了。此外，江西省星子政协文史委员会、庐山山南历史文化研究会《匡南文史》2008年第1期第40页等等，也有同样的误解。

梁颂成

2017年6月8日于白马湖畔

校注说明

一、本书整理所依据的底本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求实轩刻本《桃花源志》。原署：文明楼藏板，余侯芹塘太守鉴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岁律中南吕之月求实轩开雕。

二、为保证本书作为一种独立版本的价值，除明显的错别字、讹窜之外，本书同其他版本的异文，诗文内容的多寡，一般不做改动。有增入者，说明出处。

三、以底本为中心。底本中编排体例不尽一致的地方，一仍其旧。底本文字模糊或空缺之处，根据他书相同诗文补足并说明依据。无从校补的模糊或空缺文字，用“□”表示，一个□代表一个汉字。

四、底本中明显的错别字，用圆括号括上，然后紧接着用方括号改正。如：壬(戊)[戊]。一般习惯做法，如旧刻本中，“己、己、巳”全都刻成“巳”字，整理时根据上下文直接改正，不用标示、说明。重复出现的人名错别字、避讳字，随文改正，不再说明。

五、原稿中所涉及的年份，一律用公元年份加圆括号附在传统

年份(帝号年份或者干支纪年)之后,一般情况下不再加“年”字,亦不另加说明。

六、本书所涉桃源县地名,异文现象比较常见。如渔仙、余仙、鱼仙,绿萝、蓁萝、绿萝,沙萝、沙罗、莎萝、杪楞,陬市、陬溪、邹市、邹溪,夷望、怡望,等等。这是因为这里地处滇黔咽喉,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见风光之异,生探究之趣,往往向船夫渔民打听地名,自来口耳相传,写入诗文,于是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文字记载,有些还融入了作者的丰富想象。整理之时,一律保持原貌,不做统一处理。

目 录

桃花源志卷首	(1)
高宗纯皇帝御制《乐善堂诗》	(1)
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	(1)
拟渔人复至桃花源不复得路	(2)
叙 言	(3)
靖节像赞 [清]汪琬	(6)
桃花源志卷一	(8)
传	(8)
陶渊明传 [梁]昭明太子统	(8)
桃花源志卷二	(13)
纪 事	(13)

诗集节录 (13)

题陶彭泽集 [明]张溥 (43)

靖节征士诔 [刘宋]颜延之 (47)

桃花源志卷三 (60)

总论 凡十八条 (60)

御批《通鉴》 (74)

桃花源图 (75)

桃花源志卷四 (88)

图 考 (88)

桃花源记 [东晋]陶渊明 (88)

桃花源诗碑 [明]刘之龙 (91)

武陵考 蕉花园 (94)

太元年号考 蕉花园 (95)

奇踪隐五百考 蕉花园 (97)

避秦考辨 蕉花园 (97)

靖节祠考 蕉花园 (103)

桃花源志卷五 (107)

后 记 (107)

桃源记 [清]吴大澂 (107)

桃花源诸胜落成记 蕉花园	(110)
桃花源志卷六	(114)
题 咏	(114)
桃源行 [宋]胡宏	(114)
题桃源图后 [元]王恽	(116)
石刻桃源诗 [明]叶□□	(118)
桃源行 [国朝]魏裔	(119)
过桃源 [清]李北溟	(121)
题桃花源记后用渊明韵 [清]吴素村	(122)
桃源行 [清]程云芬	(123)
桃源有怀 [清]张静安	(125)
拟韩文公桃源图诗 [清]伍爱山	(125)
题桃源 [清]黄海缘	(126)
访桃花源集陶句六首 [清]吴憲斋	(127)
题邑侯景星垣靖节祠落成 [清]向文奎	(129)
桃花源正误 蕉花园	(130)
补：桃源之山有陶渊明祠，颓毁已甚，景星垣令尹改而新之， 余欲往游，以北行期迫不果，怅然赋诗 [清]胡焯	(132)
桃花源志卷七	(136)
楹 联	(136)

靖节祠 余明府	(137)
又 余明府	(138)
又 蕉花园	(138)
又 张大澍	(138)
又 张希渠	(139)
又 曾清泉	(139)
又 吴道翼	(140)
问津亭 蕉花园	(140)
水源亭	(140)
敞奇轩	(140)
高举阁	(141)
寻契亭	(141)
豁然亭	(141)
穷林桥	(141)
向路桥	(142)
既出亭	(142)
桃花林	(142)
延至馆	(142)
白云山馆	(143)
悠然南山轩 集句	(143)
高卧北窗轩 集句	(143)
归去来轩	(144)